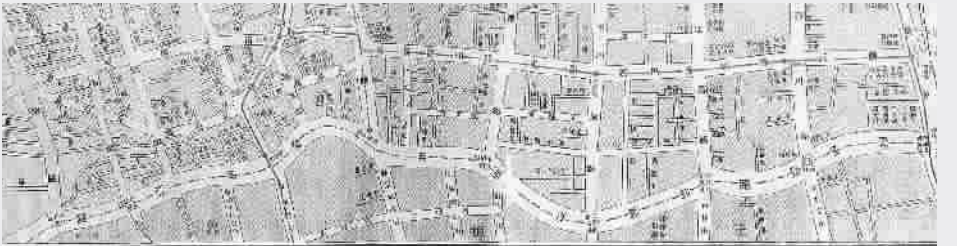


历史上的上海是江南水乡城邑，河流纵横，湖泊密布，城市的人口密集，需要过河的人很多，如黄浦江、苏州河这样的大河，造桥艰难，最初主要依赖摆渡，而小的河流就可以架桥，在人口稠密的区域，一条河流隔百余米就会有一座桥梁，上海中心城区桥梁之多，也许可以用“星罗棋布”来形容。近代以后，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加快，城市人口的膨胀，大多数河流淤塞、污染严重，从 20 世纪初开始，上海开始规模性地填浜筑路，河被填了，桥也消失了，许多桥名随之湮没，但仍有不少桥名作为地名继续沿用，有的桥名还是上海知名度颇高的地名，这些桥名记录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轨迹，也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当然，人们也希望知道，这些有名无实的“桥”，当时到底在哪里，它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。



■ 1918 年上海地图，洋泾浜已经被填浜筑成爱多亚路，浜上的桥名仍在使用

下海浦与提篮桥

上海有名无实的桥

◆ 薛理勇

“提篮桥”是一个片区地名，指沪东大名路与海门路相交处为中心及附近一片的区域。我专业上的前辈吴贵芳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20 世纪 50 年代，毛泽东主席来上海视察，问陪同的上海市干部：“上海称上海，这里是否有下海？”众干部愕然，于是，上海市政府派人到上海市城管会，希望知道上海地方是否真有个“下海”，它又在哪里。确实，在古代的上海县城东面有一条叫“上海浦”的河流，在明朝永乐年间的治水工程中，这条上海浦被拓宽改造后成了今天黄浦江的一部分，尚留下一段上海浦在浦东陆家嘴处，一直到清同治年间还见于著录，至于先有上海城市，那条河才被叫做上海浦，还是先有上海浦，它边上形成的城镇才被叫做“上海”，那就成了讲不清的难题。

《同治上海县志》中讲：“下海浦，在陶林浦东，对岸为上海浦。”上海确实有一条叫“下海浦”的河流，而且隔黄浦江与浦东的上海浦相望。在清末的地图上还能见到下海浦这条河，它大致在今大名路与杨树浦路相接处引黄浦水向北流，最后并入沙泾港。20 世纪初，公共租界填下海浦筑马路，当时，一位在 1847 年就来上海，后任“大英圣书公会”副会长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（William Muirhead, 1822–1900）在上海逝世，于是就把这条路叫做“慕维廉路”，英文路名 Muirhead Road，后来人们又将其音译为“茂海路”，就是今天的海门路。今天海门路仍是曲折多弯的形状，这就是河道留下的痕迹。在海门路东侧的昆明路上有一“下海庙”，它原为道观，是下海浦的水神庙，为方便河西的香客进庙烧香，就在庙西的下海浦上架了一桥，这就是——提篮桥。关于“提篮桥”名称的来历，大多望文生义，就是香客们提着篮子过桥烧香，这样的理解是不错的，我认为在江南方言中，“提篮”是一专用的名词，是指一种有提梁的竹篮，制作精细，外涂油彩，篮子分作多层多格，通常用于放熟食，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，如遇宗教节日或家有丧事，信徒仍提着提篮上庙敬神或祭奠亲人，所以，所谓“提篮桥”也许是该桥形状似提篮上的提梁，又也许香客拎着提篮上庙烧香而得名的。

沪东地区相对偏僻，提篮桥的知名度不高。1899 年，提篮桥地区被划进公共租界，工部局决定在提篮桥建造监狱，监狱占地 64 亩余，1901 年底破土，1903 年 5 月 18 日正式启用，其正名为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监狱，早期主要关押中国人犯，又称“华牢”，监狱归外国人管理，上海人又称之“外国牢监”，又以监狱近提篮桥，于是又称“提篮桥监牢”，是上海最大，也是最有名的监牢，“提篮桥”也成了监牢的代名词，上海女人嘴巴尖刻，常以“依阿是要寻死呀，寻死可以到‘提篮桥’去”，于是，上海人无人不知“提篮桥”，提篮桥成了上海知名度极高的地名。



■ 清末的洋泾浜外滩，浜上的桥即外洋泾桥



■ 原八仙桥处建的大世界游艺场

洋泾浜与东新桥

“东新桥”也是上海著名片区地名，指今浙江中路、北海路附近的一片区域。洋泾浜是上海县城北郊的一条河流，1843 年上海开埠后，英租界在洋泾浜北岸建立，1849 年，法租界在洋泾浜南岸建立，洋泾浜是英、法租界的界河。租界的市政建设很快，这里人口稠密，商业繁华，要求过河的人很多，于是，租界当局就沿洋泾浜由东向西依次筑了许多桥，洋泾浜是英、法租界的界河，桥也是两租界协商和共同出资建造的，于是给桥取名就成了难题，谁也不愿意使用对方的方式或地名给桥取名，那只能用第三种方法，就是以中国的习惯、方式取名，由东向西依次为：外洋泾桥（即外滩处）、二洋泾桥（四川路口）、三洋泾桥（江西路口）、三茅阁桥（河南路口，附近原有一叫“三茅阁”的道观）、带钩桥（山东路口）、郑家木桥（福建路口），后面的二座桥建造较晚，是新桥，就以方位取名东新桥（浙江路口）和西新桥（云南路口）。1914–1916 年两租界填洋泾浜筑马路，又遇上给这条马路取名的难题，英、法是欧洲二个势均力敌的大国，历史上战争不断，敌对性严重，爱德华七世（Edward VII, 1841–1910）是英国颇受人民爱戴的君主，1903 年他出访欧洲各国，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宴上，他用法语致辞，得到法国人的尊敬，于是，法租界接受英租界的提议，同意用逝世不久的英国君主爱德华七世命名新路，不过，须用法文拼写为 Avenue Edward VII，并以法文音读中译为“爱多亚路”，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。现在有些人，又常根据西文 Avenue Edward VII 把它译作“爱德华七世大街”，使老上海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洋泾浜被填平筑路后，浜上的桥全部随之消失，不过，英商电车公司的几条电车在原东新桥附近设有电车站，在解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，14 路和 25 路电车的终点站也设在东新桥，于是，“东新桥”作为车站名沿用了很长的时期，当然也由于车站的原因，也使“东新桥”成为商业的闹市。如今，“东新桥”车站已撤销，也许，“东新桥”的知名度也会逐渐下降，慢慢地湮没。



■ 提篮桥黄浦江边的汇山码头



■ 提篮桥监狱

周泾与八仙桥

“八仙桥”是指上海闹市中心金陵中路两侧的一大片地区，上海故事称，曾有八仙来过此地，遂被叫做“八仙桥”，这当然又是一种望文生义。这一带近代后为法租界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清军将领僧格林沁等在北京南面的通州城西八里的“八里桥”屯兵三万余人，这是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，1860 年（咸丰十年）9 月 21 日，英、法联军向八里桥进发，并发生激烈战争，史称“八里桥之战”，战争以清兵战败告结束，英、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，火烧圆明园，咸丰皇帝逃往热河，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有描述。上海的法租界为庆祝和纪念“八里桥之战”，就把租界里新筑的一条小路取名“八里桥街”，法文名 Rue Palikao，而对中国人来讲“八里桥之战”是辱师之战，不希望上海有以“八里桥”命名的路名，于是故意把“八里桥街”讲做“八仙桥街”，法租界公董局只得顺从民意，将其改称“八仙桥街”，法文名 Rue Passinjab，1918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《上海城市租界分图》标有“八仙桥街”，就是今天的云南南路，该图附有《上海地名检查表》，说：“八仙桥街，法旧租界。北至爱多亚路（延安东路），南至宁波路（今淮海东路，旅沪上海宁波人同乡会馆——四明公所在这里，故名）。法名 Rue Passinjab。”不过，上海的法国人对自己为租界命名的“八里桥街”无奈被改为“八仙桥街”心中不爽，于是，有些地图仍将该路标为“八里桥街”。

今天的金陵东路是法租界最主要的马路，俗称“法大马路”，法国领事馆长期设在这条路上，又称“公馆马路（Rue du Consulat）”，但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，由于“公馆马路”太长，人们又把八仙桥街以西的那段公馆马路也称之为“八仙桥街”。今天的西藏南路旧名敏体尼荫路，是以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（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）的名字命名的，而在此之前，它又是一条叫做“周泾”的小河，19 世纪后期，法租界当局在周泾上架了多座桥，如《光绪上海县续志》中记：“跨周泾之老八仙桥，南八仙桥，衡春桥，法工部局均毁筑马路”。那座“老八仙桥”是法租界公董局筑在周泾筑的第一座桥，旧址在今延安东路西藏南路口，当填周泾筑敏体尼荫路后，桥被毁了，“八仙桥”就作为片区地名保留下来。1917 年，著名甬商黄楚九集资 80 万元在“八仙桥”创办上海最著名的“大世界游艺场”，“大世界”的名气盖过了“八仙桥”，而原来公馆马路跨周泾的“南八仙桥”也成了法租界最繁华的地段，并在这里建了一个“八仙桥菜场”，于是，“八仙桥”地名向南转移，指今金陵中路一带。



■ 浙江路湖北路口，人们习惯把这里叫做“东新桥”

打铁浜与太平桥

上海“新天地”有一个人工造的绿地——太平桥公园，不知有多少人来问我，这“太平桥”的名称是怎么来的。上海属江南水乡，历史上的上海多河流，上海县城外有护城河，城墙上开有多扇水门，使城里的河与城外的河沟通，今天的延安东路旧时为一条叫“长浜”的河流，它的东端与洋泾浜相接，有一条叫“打铁浜”的河流连接长浜与西门外的护城河。古代，西郊的农民摇小船沿长浜、打铁浜将农副产品送到城里或附近，又顺便携带农具或日用品回家，于是在西门外的打铁浜形成一个集贸市场，今天的顺昌路北段旧名“菜市街”，即以此得名，打铁浜沿岸多铁铺，生产船用或农用的铁器工具，打铁浜也以此得名。1900 年，打铁浜以南和以东的地区被划进法租界，不久法租界就填打铁浜筑路，相当于今天的自忠路、顺昌路、太仓路、重庆中路。

古人迷信，认为因战争、天灾、瘟疫等非正常死亡的人，其灵魂不能回归到他该去的地方，于是化作厉鬼游荡人间，会给社会带来不利，于是，每个县都在北郊建一个“厉坛”，是安置游魂野鬼的地方，上海每年的清明、中元、十月朔就要把城隍从庙里抬出来，一路行街到厉坛祭厉，按抚、抚衅游魂野鬼，令他们不要闯荡人间，维护社会安定，称之为“三巡会”。上海开埠后，原来的厉坛被划进了租界，于是又在上海城外西北建了一个临时厉坛，巡会的队伍出西门后要过打铁浜才能到厉坛，于是在今吉安路与东台路之间的自忠路处建造了一个桥，巡会到厉坛的主要活动就是道士做法事，做“太平醮”，于是该桥就叫做“太平桥”。约 1900 年法租界填浜筑路，太平桥被拆了，但人们仍称这里为太平桥，后来开通电车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，这里的车站仍叫“太平桥站”，许多老年人仍有记忆，在此一带也是知名度较高的地名，当“新天地”投资建设绿地时，有意将这个“太平桥”历史地名融入到新地名中，这种保护历史地名的方式倒值得提倡。



■ 清末南京路西藏路口，图中的桥即“泥城桥”